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四十二回 吃大菜聚花生妙謔 錯房間無意遇名姝

且說章秋谷見陸蘭芬向他一笑，便也笑道：「你騙客人的功夫果然不錯！偏偏兩個姓方的都被你騙得死心塌地，吃了你的空心湯圓。怪不得你說常州來的客人都是一班土地碼子，這班人卻也實在蠢得利害，竟是一些不懂的東西。若要換了我做你的客人，就要對你不起。」蘭芬聽了，嗤的笑了一聲，把秋谷背上打了一下道：「難阿好謝謝耐，勿要去多說多話。倪一逕待耐勸錯歌，就算仔耐是老白相，也勿犯著替倪做個冤家。倪做仔生意，生來才靠兩個客人，像俚篤格檔碼子，敲仔俚格竹槓，俚篤也勿曉得。」秋谷倒被他說得無言可答，略坐了一會便回棧去了。蘭芬這邊按下不提。只說章秋谷走出陸蘭芬家，覺得無事可做，信步掠去，意思要到新馬路辛公館去看看修甫，先到西安坊龍蟾珠家，去問辛老爺可在院中。剛剛湊巧，辛修甫竟在裡面，卻是方才走到，坐未多時。秋谷大喜，款步登樓，與修甫相見坐下。龍蟾珠也走過來應酬兩句，穿著一身湖色洋紗衫褲，內襯妃色緊身，梳一個懶妝髻，發光可鑒，蘭氣襲人，簪著幾朵珠蘭，不施脂粉，不衫不履的樣兒，打扮得甚是雅素。

秋谷見了，喝一聲：「好！直頭出色。」龍蟾珠微笑說道：「倪是勿好格，就不過為仔天熱，衣裳著得清爽點，有啥格好嘍？」

秋谷卻不理會他說的什麼，轉向辛修甫說話，又把昨天方子衡接著電報的一段故事，以及他自己今天責備的話兒，一一的向修甫說個明白。修甫又笑又歎道：「這方子衡被你罵了一場，居然還曉得自家慚愧，究竟還算是個好人。陸蘭芬這番舉動，大約又要借他忍一個浴。但是我真不懂，如今世上那裡來這許多癡子，情情願願的供給他們，難道這班人都是沒有心肺的麼？」大家笑了一會，秋谷道：「這些花柳場中逢場作戲的地方，自然免不得花費。但是另有一層道理，也不必一味奢華，凡是面子上的銀錢，這是自家的場面，不妨多出些兒；若是塞狗洞的地方，你就是花了一萬八千，好像丟在水裡一般，響聲也沒有一點，這樣的銀錢卻萬不可出，非但鬧不出名氣，而且還被他們當作蠶生。總而言之，場面上的銀錢不能不出，塞狗洞的花費盡可無須。這卻要做客人的自家斟酌，只要看準了嫖界的方針，便不至誤落信人的圈套。若要一毛不拔，和他們斤斤的計較錙銖，那就還是不嫖的為是，免得鬧出笑話來。」修甫聽了，點頭歎服。龍蟾珠也在旁邊聽著，默然不語，若有所思。忽然目不轉睛的注視秋谷，兩邊頰上漸漸紅暈起來。秋谷一眼瞧見，微笑一笑，倒反背過臉去。

修甫便問秋谷：「今晚沒有應酬，我們到一品香去可好麼？」秋谷點頭道好。

便邀蟾珠同去，蟾珠也答應了。秋谷道：「我們兩人先去，你隨後坐了轎子就來。」

蟾珠點頭。章秋谷便和辛修甫出門先走。出了西安坊口，路上的馬車、東洋車連絡不斷，那車聲就如雷響一般，隆隆不絕。二人慢慢的沿著馬路走到一品香，上了扶梯。因龍蟾珠尚未到來，恐怕他找尋不著，便就在扶梯旁邊第五號房內坐下。侍者送上茶來，問可要請客。秋谷想本來人數太少，便取客票，寫到迎春坊金小寶家去請貢春樹，連小寶也請在裡頭，又寫了龍蟾珠、陳文仙的兩張客票，便叫細崽去發。

那侍者剛剛出去，已另有一個人引著龍蟾珠進來，便叫回先前的細崽，把西安坊的一張抽去，一面便先點起菜來。秋谷點的是鮑魚湯、鐵牌雞、炸蝦球、牛奶凍四樣，又點了一客櫻桃梨。修甫也和秋谷一般，只換了一個雞絨湯，添了一樣鹹牛舌。秋谷又叫蟾珠點菜，蟾珠只要了鮑魚湯和櫻桃梨兩樣，都是吃不飽的東西。秋谷不由分說，替他添了一樣禾花雀，又叫侍者先開兩瓶冰凍荷蘭水上來，並拿了兩瓶皮酒和兩杯克力沙，一齊放在桌上。

秋谷先舉起一杯荷蘭水來一口氣吃個乾淨，覺得一股冷氣直透心脾，其涼震齒。

龍蟾珠在旁調笑他道：「二少，耐當心點格好，晏歇點吃勿消格囉。」秋谷一笑，又取過一杯來向龍蟾珠說道：「你不要尋我的開心，且先顧著你自家再說。若是你昨夜沒有這般如此，你就做個好漢，把這一杯冰水吃下腹中，不要推三阻四，我便佩服你是個好的。」蟾珠紅著臉道：「啥格實梗？實梗倪是勿曉得格，耐倒必撥倪聽聽看。」秋谷大笑道：「你一定要我演說出來，我卻沒有這般福氣。」用手把辛修甫一指道：「只好你們兩個試法試法，看是如何？」說得蟾珠臉上更加紅了，啞了秋谷一口，別轉了頭，忍不住笑道：「二少爺，倪一逕搭耐規規矩矩，今朝啥高興得來，單單來浪尋倪格開心，阿作興實梗格。」秋谷笑道：「你昨天晚上若是乾乾淨淨的，我說我的話兒不干你事，為什麼要你這般著急？一定你有了虛心的毛病，我的說話剛剛梟著了你的痛癢，所以著急得這個樣子。」一句話把龍蟾珠說得當真髮起急來，把面孔脹得通紅，口分腩腆，口中咕嚕道：「好好裡一句閒話，撥耐說得來加二無撥仔淘成哉。真真歪嘴吹喇叭……一股邪氣。耐說格閒話倪一塌刮仔勿懂，隨便耐去說啥末哉。」

秋谷見他急得面紅頭赤，更加狂笑起來。忽見貢春樹攜了金小寶同走進來，春樹開口笑道：「你們為的什麼事情這般好笑，可好分些給我笑笑麼？」修甫也笑著把方才章秋谷和蟾珠門口的話說了一遍，春樹、小寶齊笑起來。正在笑得熱鬧，陳文仙也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「俚篤啥格事體來浪好笑，倒鬧忙篤囉。」秋谷便叫他們坐下。貢春樹也點了五樣菜，又和小寶、文仙點了幾樣，都是大同小異的，差不多。

把菜單交與侍者，一面先喝起酒來。

這三人都是年少風流、個個自喜的人物，芝蘭結契，金石同心，高見古人，俯視流輩，自然談得口分契合，水乳交融。更兼各人帶了相好坐在一起，一個個明眸皓齒，粉頸纖腰，媚態旁生，妍容側聚，更是心上快然，毫無拘束。

正在豪飲雄談之際，忽聽見一個絕清脆的喉音，嚶嚶鶯聲在門外問道：「啥人叫格嘍？阿是該搭介？」秋谷等方在詫異，已見一個信人扶著一個大姐，約有□七八歲光景，輕移蓮步走進門來。秋谷舉目看時，只見他腰肢纖小，態度安詳，面如春曉之花，眉畫初三之月，明眸善睐，一顧傾城，暖玉凌波，雙鸞貼地，雲光外露，秀氣內含，渾身上下竟有一道寶光射將過來，不由得心迷目眩。那信人走進來見一個也不認得，知道認錯了房間，回頭一笑便欲退出。秋谷見陳文仙朝他點了點頭，想是向來認得。又聽見那信人問道：「該搭阿是六號嘍？」文仙道：「該搭是五號，六號來浪隔壁。」那信人便回轉身來，又向著眾人一笑，方才走了出去。

秋谷看他走出房門，連背影都不看見了，方回過頭來說道：「不意風塵中竟有這般人物，我們為什麼竟沒有看見過他？」便問陳文仙道：「他和你說話，想是你認得他麼？」文仙掩著嘴格格的笑道：「阿是耐看中仔俚哉，等倪來替耐做媒人阿好？勿要連耐格眼睛帶仔隔壁房間裡去。」說得大家都笑起來。秋谷問叫什麼名字？

文仙道：「俚叫王佩蘭，就勒浪兆貴里，本底仔倪也勿認得俚，有轉把檯面浪碰著仔，難末認得起格，頭俚搭倪講講說說，倒蠻要好。俚自家說一逕來浪蘇州倉橋濱做生意，為仔蘇州生意勿好，難末到上海來，故歇到仔勿多兩節，還是該節調到仔倪兆貴里來。耐看看俚阿中意嘍？」秋谷聽了笑而不答，便取過客票寫了一張請吃大菜的票頭，叫侍者送到隔壁房間請王佩蘭。

不多時，王佩蘭竟是姍姍其來，笑道：「洛裡一位大少姓章？」秋谷尚未回答，文仙朝著王佩蘭將秋谷指了一指，又將秋谷身旁一把椅子拖開，王佩蘭會意，便走向秋谷身旁坐下，含笑不言。秋谷卻打著蘇州白，向著王佩蘭笑道：「阿唷！先生時髦得來，跑進來賽過一隻電氣燈。」王佩蘭也笑道：「阿唷，章大少客氣得勢！」

倪是勿好格呀，陸裡說得著時髦信人？章大少來浪尋倪格開心哉！」秋谷連說勿要客氣，口中在那裡隨口應酬，眼內卻仔仔細細的把他自頭至足看個盡情，果然是比玉生香，如花有韻，丰姿婀娜，骨格輕盈，心上□分歡喜。回頭再看陳文仙時，珠光照彩，豔影驚鴻，太真出浴之妝，西子捧心之態，和王佩蘭比較起來，卻也不相上下。但細細評論兩人的豐格，又覺得各不相同：陳文仙是一身的愛好天然，清華都麗；王佩蘭是一派的妖嬈蕩逸，意氣飛揚。看起來還是陳文仙較勝一籌，絕不是王佩蘭那一種專取輕佻

的模樣。章秋谷在這邊細看佩蘭，王佩蘭也在那邊細看秋谷，見他丰神跌宕，氣宇端凝，眉目之間別有一種英爽之氣，回眸顧盼，豐采動人，潘安仁逸世之姿，衛叔寶羊車之度，就是旁座的兩個客人也覺得氣概非常，儀容出眾。

王佩蘭看了多時，滿心歡喜。秋谷叫他點菜，佩蘭推道：「俚剛剛吃過夜飯，吃勿落來裡，章大少請慢慢交用末哉。」秋谷見他不吃，也不相強，只尋些話說來引動他，又問他兒時到的上海，生意可好，王佩蘭見秋谷問得慇懃，也不覺親熱起來，一一回答，也回秋谷幾句，竟密密的談起來。陳文仙見了免不得有些醋意，但是不好意思放在面上，只神色之間默然不悅。

秋谷和王佩蘭談得正是投機，那裡去理會到陳文仙身上？倒是辛修甫尋些話與文仙兜搭兜搭，文仙也只得含笑應酬。貢春樹忽問秋谷道：「我有一個手卷要你做一篇序文，隨便什麼體格，四六駢體不拘，就是散體也好，你可有工夫麼？」秋谷皺眉頭道：「我於文字一道，荒疏已久，你偏要和我歪纏，放著辛修翁這樣有名的一個古文大家不去請教，可不是有心要我獻醜麼？」春樹道：「就是辛修翁我也放他不過，明日我把手卷取來你看，筆意狠是工致，就請你們二位賜題。」辛修甫謙讓了幾句。秋谷問春樹是什麼手卷？春樹道：「就是蘇州那一個的小照，我新近托人鈎了下來，另外補些花木，我自己的小照也一同畫在上邊。」

秋谷聽了，方才想起春樹初到上海時托他的一番說話，便道：「你一定要我和你做篇序文，也未始不可。但我平日的性情，向來不肯題詩跋畫，學那班斗方名士的行為，或者我替你做一篇四六，仿著《玉台新詠》的體裁，直敘你們的事跡不好麼？」春樹道：「你肯做篇四六，是再好沒有的了。我多時沒有請教你的駢文，覺得數日不見珠玉，頓令胸中鄙念復生。別人的四六駢文未嘗不清華綺麗，但是看起來好像總沒有你的來得熨貼，雖然外面看去平淡無奇，卻是格律謹嚴，一字不能移動，也不知是個什麼緣故。或者我的見解與近時的名士不同，所以看了他們的文字，終覺得格格不入。何以我看了古人的文字，那見解又和別人差不多呢？這我就想不明白了。」說得章秋谷狂笑起來道：「這是他們的文情古奧，你看了，一時間解說不來，你要將來中了進士，點了詞林，就懂得他們的文字了。」修甫和春樹都不覺好笑。

金小寶等一班信人在旁聽著，一些不懂，見他們大家好笑，認是說笑他們，小寶把一張櫻桃小口撇得高高的，口中說道：「唔篤來浪說啥？阿是笑倪？倪勿來格？」

說得三人重新又笑起來。這一笑不知不覺的菜已陸續完了，侍者呈上一篇帳來，夾著一張鑒字紙。秋谷看帳時，只得五元幾角，甚是便宜，當下照著數目簽好了字，大家起身。

秋谷又向王佩蘭說了幾句套話，佩蘭乘機要約秋谷去院中小坐，秋谷應允，說少刻就來，佩蘭便先走了。這裡辛修甫同著貢春樹先下樓來，見門前有一堆人在那裡嚷鬧。聽不出是什麼事情。兩人連忙走到門口看時，見門外停著一部極精緻三灣頭的包車，漆得□分光亮，點著一對藥水車燈，閃閃爍爍的耀得人眼都睜不開來，車上外國紗繡花圍墊一色簇新，那軸上車沿包的都是銀鑿起花的什件。正是：

忽遇玉台之選，名士傾心；驚逢狐兔之成，小人得志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但聽下回分解。